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別上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可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知一本有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 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案國語作共王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

亡國語注云醜類也德小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

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得之無足取者

不藉 國語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潘本作富辰曰云云將何以

求福用人人國語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

績于姜氏之戎國語注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山之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

云尔一本耕下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

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

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

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

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

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

則三推之道唯都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

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

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一本德作福

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

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

之

三川震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國語注

京也幽王在焉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川竭也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稟叶出注叶合也而料之者政之有也姑云爾而已
合其籍以登子王而料之者政之有也姑云爾而已
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同上不謂其少而料之
以寡少事况為太妄以諉乎後嗣
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
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足乎蓋
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周語

有神降于莘云云使率狸姓以獻焉狸姓丹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
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
鳴乎莘者以君高懷愴君高懷愴妖之淺者也
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

取時自莽浪莽無根源也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

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號

以臨周之子孫周語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

王也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

五今其甯見號之亡不過五年今其甯見神之見也

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云云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

歸告王曰一本古字叔孫東門其亡乎

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一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

不若季孟亦泰侈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準周語劉康公曰若皆蚤出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注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

家必亡也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非曰諸侯之來主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

凌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德苟與然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邾至周語

邾至告捷于周邾字亦作邾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邾至之謂乎王叔欲邾至能勿從乎邾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邾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邾至周語邾至曰吾有二伐吾三逐

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襄公曰今邾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邾至何三伐之有也棄義行容羞也叛國即離仇也有三茲以求替其上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

宵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晉語郤至三逐其平王卒見
至甲冑而見客免宵而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郤氏
聽命君子曰勇以知禮而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郤氏
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
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嬖竊構以利其室卒
及於禍晉諸與荆人戰于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
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而重釁大其私暱殺三郤而
納取也室妻妾皆財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
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
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
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善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音
音其語犯郤欒見音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

佐見其語盡國語注云善惡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

三郤當之齊國亦將與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
合諸侯人之六事於是乎觀存亡周語天合諸侯民
觀存亡故國將无各其君在會步若是則單子果巫
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
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
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頃公必善晉周云云此十一者夫子
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周語注天有六氣陰陽風
火土一本作天
天地六者謂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周晉悼公名也十一者謂敬忠信仁義晉勇教李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周語單襄公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匡三二藥馬注三合也皆不足取也德夢卦也

穀洛闢 周語

穀洛闢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國語注穀洛二水名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水數有似於闢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南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邾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說者諛女交切太子晉早卒不立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

德而又奚穀洛之闢而徵之也

大錢 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

災國語注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難民實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左丘明所依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於州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射音亦無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

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韻內諸音切聲味生氣二

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

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

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

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

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國語注伶周樂樂以

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

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

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

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

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

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

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

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

為知樂

律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

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周語伶州鳩曰

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和平則久久固則純

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則純一和平則久以固

則樂所以成政也終成也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則純一和平則久以固

尔又曰姬氏出自天龍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

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

用之同上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

皇地大姜之姪逢公之馬所憑神也歲在鶉

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所憑神也歲在鶉

齊之分野太姜王季之母也姪封於齊鶉火周之分

野辰馬謂房心也所在大辰之農祥鶉火之分張十六度

張至房七宿七同合七律也歲在鶉火之分張十六度

亦大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族布令無

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同上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陣未

黃鍾之下言布戎於牧之野以太族之下言畢王以

之自矣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為武

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

盛威於中國記樂記句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

克殷時也三奏象克虜而反也四奏象南方之國服

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

綴反位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鐸

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又立於綴樂記武舞致

以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

鍾大族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

衛彪侯見單穆公曰長弘其不沒乎長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長弘及定王劉氏亡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呂溫字化光作古東周城銘云大夫長弘言抗其傾坐口口諸侯郭崇其後王城雖微遠斷實被令各宜福而禍何傷於明其後牛思黯作訟忠思黯一作此篇以美長弘長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 晉語

長句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晉書劌古衛切嚴公本莊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

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闔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且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時切士卒之熟練者眾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林楚申包胥使於越曰敢問君王之所以古之戰者越王曰觴酒豆肉未嘗不分也云云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本仁次之勇次之

躋僖公 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丞將躋僖公 云云 展禽曰夏父弗忌必

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

葬也焚煙徹其上 國語注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展禽下

惠也子厚常謂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宮僕 魯語

宮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

文子里革遇之 魯語注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而更其公書以天子殺父大逆故更也

書 云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

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

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

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魯語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 云云 獻子

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

稜 莠服國語注稜子它之義仲孫蔑也子稜為升餘稜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己

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縑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

庸也已

羶羊 魯語羶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

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大出者有之矣五音行志輔國將軍孫無然家于既陽地中近世京兆杜聞大子声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括矢魯語

兵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國語注骨一也即其長專車專擅也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

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辨大

骨石磐以為異魯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括矢貫之石磐若括木各磐

鐵也魯語括侯古切如石音如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

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魯語

相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

以為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捆載而歸齊語个作公幣罷不用也

以馬也奉藉王之菓也以縷織其系不用絲取易供也

報語作非曰相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

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

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

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

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

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相公之伯

不如是之弊也

卜音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出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所謂口以紀三五之亂不過三五君多則五也是以讒口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禦合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晉語

曰我无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
曰中立同上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天子吾不忍通復
不助大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中立不阿君亦

號夢晉語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曰毛虎云舟之僑以其族行適晉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

非曰號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
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然所謂自拔其
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
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晉

獻公問於卜何曰攻號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

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公乃還宰孔曰
晉侯將死矣云云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
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二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
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晉語宰周

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同上晉景霍以爲

也道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

夫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晉語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云云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無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春秋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

宋督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荀息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春秋僖公十九年許止弑其君買其君曰殺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其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
不可 云云 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
曰不可 云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
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
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賊
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
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偃偃焉遊諸侯 潘云張抽及切 陰蓄重

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哉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禍
然耳一本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
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
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本有以為諸侯之孝又何
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晉語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徂終
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一本有公隕於
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國語注輿衆也不
殺里克不子鄭偃晉大夫善輿人之
誦豫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
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 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臯達於外國人頌之曰云云
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
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
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
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晉語臯作臯頌作誦翟作狄耿光
子謂重耳言重耳當伯諸侯為王妃偶冢嗣太
子也替滅也耿猶昭也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已
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
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一本是

殺里克 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

鄭僂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後元注云文公殺懷公於高梁秦人殺與芮而施之也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令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山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

害

齊音至歷切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尹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一本莫不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集字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公

下一本有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
大中字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 晉語 蛾折謂慶鄭曰君之罪死可

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 鄭曰臣是以待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蛾折曰而

能舍之則復其用亦大矣 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

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

戊申云乎 晉語注塊璞也戊申廣大地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

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其死子以塊

楚靈王傍徨於山林之中乃見其消人疇王後十二

年其復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

云充足怪乎

懷嬴 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國語注歸嫁也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

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

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

習西戎之遺風哉

筮 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 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惠公名夷吾懷公名圉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之說贅矣 晉語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所居所以與也今君當之无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辰出公以辰出而參入

命官 晉語

齊藉狐箕欒却栢先羊舌董韓是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近官朝廷者也中官內官遠官縣鄙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巫日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 云云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周語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云云

觀狀 晉語

鄭人以瞻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 二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

晉語曹共公不禮焉今於

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

云鄭効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注放也

於曹君不禮放君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

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

如入何置之有藏出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

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

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

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

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

晉語

召而禮之告諸大夫曰吾幸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然而使人以其乘車

于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

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云 曰是反天地而

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晉語注則法也修行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晉語 鉏麇音倪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 晉語注鉏麇力士賊殺也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

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

賢邪 晉語晨往則寢門關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數而言曰趙子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

也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故 一本有字 使不及其假寐也

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

麇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鄔范文子謂其宗祝 云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脅栾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

郟不可益也云云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錡郟至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栾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眾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晉語

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媿絳斬其僕晉語注揚干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

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媿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叔向之

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晉語注叔魚曰叔向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

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亦亦盈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

賊云云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云云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亦亦盈晉語注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

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大弑君而罪其宗
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平曰詰居二十五年亦易且
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
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
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見前

射鷄

晉語作鷄音鷄食亦切下音鷄

平公射鷄不死使孟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
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怛怛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

叔向字肸

氏名肸

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

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

先君以耻之耶

晉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鷄于

鷄不死搏之不得是

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五年后子曰趙孟將

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后子秦景公之弟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

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

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左傳昭公元年

鑿和

晉語任和鑿名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人國其次疾人固鑿官

也

晉語任止其為是謂鑿國官猶官職

非曰和妾人也非訖視攻熨之專訖時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晉語在諸侯服則專於色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魼殛于羽山化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晉語在羽山之淵魼死而神化也

亦作熊音雄魼與鮪同左傳昭公七年釋文音如來者三足鬣也一日熊足似鹿東海人祭禹備不用熊白及

魼為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魼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盪視聽離散於是寐

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烝武子晉語在烝書無一卒之田

云云行刑不攻以免於難及相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

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相之行修武

子之德而離相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烝書之德則

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烝書

殺厲公以厚其家晉語烝書曰且夫烝氏之誣晉國

家公使陽甲適曲沃逐烝盈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烝氏

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相之罪以

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

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人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國語注穆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

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

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

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

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晉語注利是

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教 晉語

范献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献子曰不為

具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献子歸曰云云吾名其二

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晉語注胡公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

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左傳文元

父魯慶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子 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子多簡子賞之辟曰云云今日為狂

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晉語注戰功曰多簡子無晉陽時安子力戰有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

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

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

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對焉則滋不可對徒切

祝融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慕能聽協風以成樂

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

鄭語虞慕能所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出虞慕舜後

生樂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豳韋世

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鄭語

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

於周未有侯伯昆吾為夏侯伯矣大彭豳韋為商伯

矣當周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

皆勿取

相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惡暗昧近頑

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鄭語注申子姓

桓曰之勇也繒如申中之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

褒神之流禍同上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一龍夏

而觀之化為玄龜府之童妾曹之况笄而孕王嬖是

矣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

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楚語注芟芟也宗臣曰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

為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籩是故不為非禮

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禮記祭義云屈建曾無思乎且曰

祀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扶國家定百

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之則滯之又不振生乃不

殖楚語注已止也無祭祀則民无所畏忌則志誠縱放縱則遂廢難復也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

左史何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

楚語趙盾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左史倚相也

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

覲之妾者覲音微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五負吳語負音伍子胥

五負伏劍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

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孝累於人左傳哀公

齊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欲以避吳禍而又入

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者果很人也哉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

評其言...事無他焉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
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無曼衍者其眾皆理去道以
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
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孟一太本作反蓋字吾乃今知文
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
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
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
六十七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別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出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為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為寶兮耻居下流沈其質
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
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
而為儔辨壯仕切微也○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傾盼
指炫煒而探討音云煗煗切煗煗切煗煗切
他含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緇音云涅涅切
堅且好○潛雖伏矣毛詩句獲則取之公二翻混
混之濁音云濁濁切燿燿之音云燿燿切盛光音云盛盛切

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
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
則散弄弄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
同黨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杜預左將
炯然而見素炯炯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
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
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光乍史記馮劍拭土而異彩相
符晉張華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
言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
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
昌即詠金玉其相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見題王又
好集。○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揀金之所裁良

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贏之學前漢書汰
之愈朗詎慙澠地之才晉書孫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
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
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
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式佇寅賓之質稽之虞典匪疾
而匪徐行以夏時禮記注三王之郊一月也契惟精而惟
一。○職在焉相馮音馮相也事傳小正音征禮記禮運注夏四時符上春以備儀必
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

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賸索隱得郊
祀之元辰革職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
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郊特牲篇祭之日
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禮記祭法燔柴變熙熙之純
曜流杲杲之晴光壁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
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
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
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
暉照陶匏禮記器用陶匏異乎天紀不脩秦伯尚
其泰時風有五時音止說文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
也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晉
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又豈三舍之足憑魯

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前漢文帝紀新自然應以繁祉
錫之純嘏禮義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
后冉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受之千億職
也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
而何慙

記里鼓賦 聖人立制智者研精

出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拍南車
異哉音發歎一曰已也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
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
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鸞以
入用並司南而為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
執經千生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

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
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啟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
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
崔豹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振
獨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
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易以
固善應而莫實詠知幾而有為奸偽載考載擊所辨于
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世說魏武帝嘗過
題作黃絹物婦外孫蓋曰揚脩使解魏武行三十里觀
里方悟歎曰我才不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
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詎知其放閉微古音不
襄而得度饗其鏗而有制鏗音湯。于以翊龍御于以
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

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部
繁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闐闐音田盛貌。妙出人謀思由神
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
○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
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憊于素音素憊音衛俗作憊係左
傳可卒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
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
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
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
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
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
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
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
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
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
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
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納明年果
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入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

前漢方石君傳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有賢操節操也自未

嫁固已惡羣戚之乱尤羞與為類獨深居為前剪髮縷結

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其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

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

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造門邀之邀嬉

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

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

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

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

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閑以

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

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其怪可使奚官

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惟牀之側聞男子
歎者歎逆口既河間驚蹠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
自閉不與眾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
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歎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
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暮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
之與偕行遂入禮禮州西浮圖兩間禮禮州西浮圖兩間字未詳禮或口既
柯開二切江南人呼梯為禮按集韻祈祈二音曲岸也
又魚開切脩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禮州方注曲
岸頭也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笑眾乃歡俄而又
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
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
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
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顧視持已

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哧然意不
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其
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
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
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
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
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
揮去心怦怦張云怦披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
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
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
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張音為時上惡夜祠其
夫無所避既張具帳張音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

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
間大喜不為服關門召所與淫者保遂為荒淫黥劫居
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
於門猶不慊慊苦切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
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
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
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懵音蒙又母忽積十餘年病
隨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
蹙頰皆不欲道也蹙頰音逼鼻頰也急柳先生曰天下之
士為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
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
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

面卒計以殺之無須吏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
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
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筆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

三絃今雅樂清樂等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

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

布爪拍運掌擊擊舊作緊音山沈公謂當作擊於煥切

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

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音于云以是

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奔去兄弟自髮緇入代清涼山

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

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打蹈以為神奇會宙
賤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
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細
嬖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閻管謹視出入餌以
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
遇然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岫崦山岫恭于切求道
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
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
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
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十六日明心為浮圖形道
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趙秀才羣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

中史記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趙

男公孫存子曰陳嬰謝匿之至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

成系是襲祖其父其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貌之

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遠集元和庚

寅神求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僕夫反樞當啓鰲瀟湘之

交瘞原隰切埋也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欵行路悒

和胡切追初憫天銘茲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摠既
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見誣左
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借竄南海上及移永

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澗嗣靈音兮永終古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表啓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德宗貞元五年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声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尊號云其後雖逢阨運興元元年詔書奏不得稱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左傳禹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

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若墜
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不變陳
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
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
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荅豈宜
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况臣等親奉
平明之理又蒙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
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内外臣
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惓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
未遂懇誠拳拳顙顙不勝大願臣等伏以祖宗明號昭盛

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應茲典禮
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
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涉即切英聲之揚宜越
軼于千古軼徒結切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
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己是謂至
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
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
且大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畧而固所
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
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
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廷而
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眾美又無以丕承

舊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
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睭察納愚誠不
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
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
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
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
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
始祝融績三皇白虎通祝者屬也屬者績也言能屬人
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
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

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
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
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
垂炯戒而自儆明古頂力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
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
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
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
歡康天下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
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
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
何以知陛下之哉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乎下無以威
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

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父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夷剪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

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惓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惓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睹文明繼跡聖俊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

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強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聲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憊必惟思而自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應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

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

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

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史記商紀湯曰吾迨其武自號曰武王迨

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者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沖

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

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炯

誠一本炯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

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

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

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

雖誠至愚切所不敢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

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

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
冒五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
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
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
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頌等言于頌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
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
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
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
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
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

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畧禮不如文明而化
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法
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
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永寧亦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
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
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
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
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
次而才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
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
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
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

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
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
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
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
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鑕鑿不用官祖筭二切國語注鑕鑿刑也鑿鑿刑也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
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邕熙邕熙一本
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陞
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
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 陛下之詔以字下謹
昧冒万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三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日加
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墮廢之憂
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
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為事貴
舉其中左傳哀公十一年向名惡浮於實諱表得其中不宜變之
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
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辟取於貶損而自
卑朴畧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
有制度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
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
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亦變法改作之專

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已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楛基不用辭辨音音供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興此下疑一字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跋履切思報王恩誓雪國耻亦欲據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勸勸字

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莊輔之罪亦未當除懣臣一本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体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祠上帝遂以告詞實臣等之至誠寧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此係改第三表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迎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万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纒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

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霧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麀凝彩而雪輝蒼烏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輿臺末人奚虜遺醜李懷光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

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建元元年

光為朔方節度使二年詔懷光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

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今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

朱滔王武陵連兵救田悅懷光洎駕幸近郊勅還舊鎮

計悅勇而無謀為滔等所敗

將掃積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未此反懷光敗此兵于醴泉由是奉天之圍解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為

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關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或疑子厚先人所作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

貳而伍胥誅夷鄒匹鄒切吳太宰諸殺伍子胥浮于江楚任靳尚而屈平

放逐屈原字平事楚懷王為上官靳尚共毀藩之原既放逐投汨羅江以死遠惟前事孰

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

有蹇諤之風道佐先帝驅馳靈武至德元載玄宗幸蜀冕遇太子於平涼勸

等勸進冕以定策功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鴻漸崔漪贊雲留之

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荒謫裔

天下稱冤寶應元年為肅宗山陵使與程元振相違貶施州刺史空懷醞正之悲

莫雪增嫌之耻今茲邪屏退聖政大明廣德元年制削程元振官爵故

田大度惟貞大一本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

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

端揆庶寮平章百姓敷詢謀之任當褒理之權必能協

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

熙帝載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順宗時武元衡

臣某言中使實其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

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

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露於草

木况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

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万壽以効珍豈可賤微膺此殊

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朝受水撫事命夕飲水撫事循涯墮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裴行立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

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鬼

得而誅莊子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不自妖

孽烏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

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

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大曆中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

度使正己子師道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前高祖

納納子師道誘臨淄三七之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

十二萬注謂二十萬人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兵固已二十一萬矣竊據一方

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累

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其有主

知玉牒之將封風俗通封泰山曰廣二途海無虞見石

箸之已至箸音奴矢鏃石為之因此皆陛下神籌獨得

籌一作筭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

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謹

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前終軍傳无橫草之功

復開故坐見覆盂之泰東方朔傳抃蹈歡慶倍万怕情

賀表又代帥臣賀順宗即位表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

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

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万方文明伏惟

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溥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貫千古况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易解卦雷雨作解與九族既睦四門廣開而又洗滌幽摯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瑱軒黃帝顓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睹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子戕

元和十四年皇帝受尊號賀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替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郭璞注山海經太子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躍踴之至倍萬恒情謹附戕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裴行立封贈前代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固極其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

天下人子羨慕無階其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
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衛次公

壘石琴薦一 元祐四年出當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

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日之至德蘊牙

曠之玄蹤 伯牙師曠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

重藝深攬醴 攬取博切醴音釋寄也史記田敬仲世家

也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

上奉徽音增響真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

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 禮記士无故不徹琴瑟敢効彌堅之用

答鄭貞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 謂李正己子師道師古聖朝含育

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
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荅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乱 蠶魚列切更
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
之功自此而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

舊附楚論天問今移就十四卷
天對篇內錯綜該載以便觀覽

天論三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
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俟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
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騰焉泥於冥
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
乎董荼未嘗擇善蹈躑焉而遂臨之石切躑說約孔顏
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幸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
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
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

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
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
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
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
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
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
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竅音液礦礦音研銍銍音切金玉未
成成音鑿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
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
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
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
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

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屢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
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夫邪法小
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
以不肖參焉或過而侈厚時以不辜參焉參與故其人
曰彼且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
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
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怕在佞而罰怕在直義
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
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然提無實之
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
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
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

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榭飽于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

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牽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溜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

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沾危而僅存亦天也沾音監前漢紀注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

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欤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

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蔽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躰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亦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表空之數故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狎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

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二光懸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草木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

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平。

唐書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

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
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
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
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
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眾畏其才
高懲刈復進劉與文同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
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
吝作賦自做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
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
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

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
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
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
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
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
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同馬廷崔既沒柳人懷之詎言降
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直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
濤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貞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
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美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
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
竟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
離所部三使來平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
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
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父問故百哀攻中
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弦之音悽
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轡轡音西從柩先
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素居多遠鄂渚差近
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矣

道尚終營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

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韓泰字安平會有

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

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

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

踰常倫顧余負豐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

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

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有

宿草則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

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厚土胡寧忍

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

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子厚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

哀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為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為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平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万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僕聞君僕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竟克歸崔生實主幼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名展其分長即展字分扶問切崔羣字退之也安平來贈禮成而歸

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僕聞乎嗚呼痛哉君為已矣余為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負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為傳舍傳音轉以軒冕為儻來達於

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

備推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

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措紳之倫孰不墮

溪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

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

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暮

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迁外郎予侍內闈出

歎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
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壖居陋行
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
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鍾隸索靖善書班固揚雄
善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
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今妻蚤謝釋
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
旅櫬既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乘出疆路
阻故人莫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翫獲晤語平生密懷
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
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
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
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
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網
緼惟萬生之竝驚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小大之不齊
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
不羣其孝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
之粹純若大田之稔歛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囷其文也
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涵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
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翔湜
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翱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豈遇寔而
罹屯二湘一片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即

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
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
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
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
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
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芬芳物雖至薄兮吾誠
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躡張韓愈張籍雄深雅
健實比子長司馬長字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
龔述黃龔深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
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

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
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
驤亦如利器鑄錙于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
玷于韋王韋執誼王叔文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片不復困于
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
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
龍城雖遠龍城柳母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
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
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
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
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奉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
若冰霜目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

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歛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桐鄉民立祠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祀祭至今不絕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陬

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雜他詩切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止為臺榭目曰愚谿而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鈞鉅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渴音渴蕪江百家瀨者沂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觸所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

谿銛鉅潭南湘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蓋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襄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許之徒燕音煙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為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二百年世所推

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環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

始用為勝而號專雄哥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
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
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
經能萃然登唐德於盛漢之表韻君沒切萃蔑愧讓者非二
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一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
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
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
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
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賫韓以自隨晉潘本幸會
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
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
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

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自以卷別者凡四十有
五真配韓之鉅文坎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
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
陳故廟滅音磨讀無其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
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
天厚予嗜多矣始而厭食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
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孝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
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
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為尤甚國初文
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

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須余文爲讎勘頗字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前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魯永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扛鮑勛當作

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痂瘡狼倖宜爲狼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華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夢雲圖詩摠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乃侯舊治其如生

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
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
殆非欽侯英靈而尉侯惠愛覲其壘笑降鑿而廟食于
柳人也紹興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
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
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
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歎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
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
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
未克就促乃只公對眷眷相囑焉禡雖不才實獲躡蹤繼
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
助成一篲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

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禡序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昔之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爲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
生與楊憑書亦曰元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
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
妙齡秀發連中異科繼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
文集與唐史參攷爲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
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紹興五年六月甲子
知柳州軍州事潞國文安禮序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